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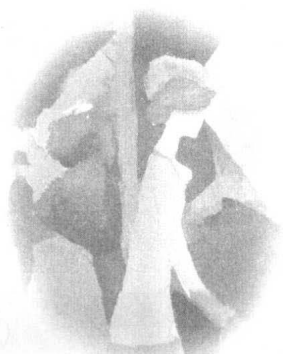
租来的男人

译林出版社

裘明仁 方友茹译

〔德国〕赫拉·琳德著

Der gemietete
Mann



租来的男人

[德国] 勃拉·琳德 著 裘明仁 方友茹 译

DER GEMLETETE
MANN

译林出版社



I 241-5

H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租来的男人 / (德) 琳德 (Lind, H.) 著; 裘明仁, 方友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Der gemietete Mann
ISBN 7-80657-636-3

I. 租... II. ①琳... ②裘... ③方...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5523 号

Copyright © 1999 by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n Book &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50号

书 名 租来的男人
作 者 [德国]赫拉·琳德
译 者 裘明仁 方友茹
责任编辑 赵雯生
原文出版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321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36-3/I·479
定 价 (精装本)23.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陈 民

这是一个走在时尚前沿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的故事,展现万众瞩目的女主持人台前幕后的生活。

小说的作者赫拉·琳德生于1957年,原名赫尔琳德·瓦尔滕贝格,是一名交响乐团的歌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小说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媒体评价为真正的“超级女人”。赫拉·琳德从小便表现出歌唱和写作方面的天赋,中学毕业后主修音乐,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随交响乐团去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82年她进入西德广播电台工作,1995年和1998年先后在德国的两大电视台ZDF和ARD主持脱口秀节目。1987年开始尝试写作,198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适合每个调子的男人》一炮打响,销售量达到一百多万册,赫拉·琳德的写作才华显露出来,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同样取得了成功。此后她继续写作,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为畅销书,大多数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她从事写作的时间和理由非常有趣,那些畅销书常常是在她怀孕无法登台演出的情况下,为了打发时间写成的。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她的创作源泉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女性:从音乐系女大学生、女演员到媒体从业者,在她的作品中读者或多或少能看到她的影子。赫拉·琳德已经成为德国著名的畅销小说女作家之一,她和她的生活伴侣及四个孩子现在生活在科隆。

这部小说的书名虽然叫《租来的男人》,但真正的主角仍然是位女性。卡尔拉·施泰因是一位成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年近

四十,在一家电视台主持脱口秀节目,专为离婚妇女播出,介绍她们的生活情况并为她们出谋划策。卡尔拉是位名主持人,同时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也很有成就感,不愿为了婚姻和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她的丈夫保罗是位乐队指挥,事业也非常成功,但对家务和孩子不闻不问,看到卡尔拉在外抛头露面、声名大噪很是不满。就在卡尔拉的事业稳步发展的时候,她收到了另一家电视台的传真,力邀她加盟“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这是一档交友速配的真人秀节目,弗尔特·弗略尔特是赞助商的品牌名。在节目魅力和丰厚酬金的诱惑下她决心跳槽。保罗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名气和报酬都超过自己,离开了卡尔拉。这时的卡尔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会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卡尔拉渴望做到鱼与熊掌兼得,既不想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也不想为了事业放弃对孩子的照顾,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必须定期飞到慕尼黑录制节目,尽管她的姐姐可以帮忙照顾孩子,但她最终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雇用了一位从南非来的男换工,名叫埃米尔,刚满十九岁,帮助她做家务和带孩子。卡尔拉去慕尼黑时带上埃米尔和尚需喂奶的婴儿小保琳,她一直试图坚持喂奶。然而一切并不像卡尔拉刚做决定时想像的那么简单,第一期录制的节目收视率不高,她本人也受到观众的激烈批评,从衣着、发型到语言,都被骂得体无完肤。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的赞助商为了提高收视率要求卡尔拉改变自己的形象,适应年轻观众的口味。在所谓的义务面前,她不得不做出让步。为了能像时髦女郎那样穿上吊带衫和露脐装,卡尔拉先是被迫参加节食培训班,然后又被要求做整容手术,还得参加一些作秀活动。在这些种种努力之下,节目的收视率终于节节攀高。而卡尔拉和比她小二十岁的埃米尔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坠入情网。卡尔拉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但是玛尔察恩夫人为了拉

到更多的赞助赚钱,对收视率贪得无厌,故事急转直下。一起精心策划的丑闻出台了。在丑闻和骗局面前卡尔拉表现得非常机智和勇敢,最终挫败了节目制片人和赞助商的阴谋,故事峰回路转。卡尔拉设计巧妙地将玛尔察恩夫人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的赞助商伯宁豪森先生置于死地,并接手了该节目,按照自己的构想重新打造。卡尔拉和埃米尔结婚了,埃米尔被培养成节目的新主持人。这个现代的故事和许多畅销小说一样有着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

小说的女主人公卡尔拉是一位个性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尽管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她仍然追求事业,勇于接受挑战,期待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自从她加盟“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后,为了自己虚假的青春形象和无休止的收视率完全受玛尔察恩夫人和赞助商的摆布,一步步地被节目牵着鼻子走。她接受节食训练,做吸脂手术,为了隆胸最终放弃给孩子喂奶。她一度非常迷茫,感到失去了自我,变成了行尸走肉。在家里她才是真正的自我,在摄影棚里她只是收视率的木偶,她飞来飞去,不断地转换自己的身份,游离于表象和实在之间。卡尔拉差点迷失了自己,好在她依然保持了一颗真善美的心。美好的爱情和伟大的母爱让卡尔拉重新找回了自我。卡尔拉这个人物表现出中年女性复杂的性格。她们常常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而卡尔拉这个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形象正具有借鉴作用。

围绕在卡尔拉身边的三位女性和她产生鲜明的对比。她的姐姐森塔虽然独身,但是个理想的家庭主妇,喜欢并擅长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女人的天性在她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和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森塔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卡尔拉是现代气质远远超过传统特性的女人,森塔正相反,更具传统女性的魅力。卡尔拉的女助手梅拉妮是位年轻漂亮的时髦女郎,她所具有的优势正是卡尔拉作为中年妇女已经失去和无法挽回的。她让卡尔拉心理上处处受到威胁,以致为了埃米尔和她争风吃醋。年轻就是她的资本,代

表着卡尔拉拼命想要挽回、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是小说的反派角色。早年的她也曾是位深受欢迎的主持人，现在却变成了体态臃肿、令人作呕的形象，在她的眼里只有收视率、赞助商、市场份额……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变成金钱。她不择手段在节目中弄虚作假，制造丑闻，甚至设下骗局，最后咎由自取，获得应有的下场。

这部小说男性角色的塑造是为了衬托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卡尔拉的丈夫保罗代表传统男人的形象，自私、自大，处处只考虑自己，毫无家庭责任感，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而埃米尔，这个从南非来的换工，还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他文静、腼腆，但很能干、细心。埃米尔的出现改变了卡尔拉的生活。刚开始卡尔拉还总是劝埃米尔和年轻人一起玩耍，为他创造机会认识同龄人。但在慕尼黑埃米尔成为卡尔拉惟一的同盟，两人坠入爱河，埃米尔不顾卡尔拉的年龄，只相信爱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一档和“弗尔特·弗略尔特”竞争的节目主持人，他不断制造桃色新闻，不断结婚离婚，同时还发展婚外恋，为情人争风吃醋被抓进监狱，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娱乐版的头条。虽然连卡尔拉也只是从玛尔察恩夫人嘴里知道他，但这个角色非常鲜活，简直就是现在娱乐圈里某些人的翻版。

这是一部充满时尚元素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鲜明特点就是两条主线交织发展，情节跌宕起伏，最终走向高潮。小说的一条主线是卡尔拉的事业奋斗史。读者可以看到一档电视节目是如何炒作和制作的，主持人光鲜靓丽的背后是整容术、吸脂术、瘦身节食，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所谓的真人秀更是对观众的欺骗。卡尔拉在荆棘密布、充满诱惑的道路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另一条主线是卡尔拉的爱情故事。卡尔拉尽管受到丈夫离婚的威胁，仍然决定在事业上接受新的挑战。在卡尔拉的事业陷入低潮时，对埃米尔的感情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埃米尔成为她新的感情寄托。在卡尔拉看来,不用录制节目的时候,和埃米尔一起带着孩子玩耍,“像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家庭”。卡尔拉和埃米尔相爱了,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美好爱情。虽然已开始步入中年的她不敢奢望和埃米尔的幸福生活,但最终卡尔拉和埃米尔抵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走到了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一档时尚节目为什么会请一位拖着四个孩子的已不年轻的妈妈当主持人?在卡尔拉之前这档节目都是由年轻男性主持的。如节目制片人玛尔察恩夫人所言,他们选中卡尔拉是为了与年轻又漂亮、时尚又俏皮、性感又风趣的嘉宾形成反差,产生轰动效应。这类真人秀和交友速配节目近年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非常受欢迎,它们迎合了观众的窥私癖和对“郎才女貌”爱情模式的渴求。卡尔拉为了满足节目不断增长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的需求,不得不以两副面孔生活。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不仅是主人公而且也是读者无法预见的,娱乐性都很强,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这部小说撩开现代媒体在普通人眼里神秘的面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对当下流行元素的揭秘和讽刺让人称道。这部小说既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又有精心策划的丑闻,是一部可读性非常强的通俗小说。

隔壁房间里站着一位肥胖的女士。她已脱去了衣服，只穿着肉色的紧身围腰和内裤；那围腰勉强遮盖了她那凸出的臀部，而她满肚子的肉却一圈又一圈地在内裤上方垂了下来。

“这一点小问题，我们当然是可以帮忙的。”一个男人说道。

“是吗，医生，那就太感谢您了。”那胖女人高兴地说，“这倒并非因为我丈夫觉得我这副模样难看，而是我自己想要苗条些。您当然知道，我想要的是良好的个人自我感觉！”她哧哧地笑着，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把彩色粉笔递给我。”医生回头吩咐。穿在白大褂里的胳膊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希望，它别把门重新关上。

“请您站直一下。不要收腹！”医生往肉堆上弯下身去。我无法看见他在做什么，但我想像得出。

那女士又哧哧地笑了：“好痒呀！”

“您的问题是上腹与下腹以及腰部与臀部肥胖，”医生下了结论，“这可不是坐下来治疗一次就能解决的。”

“哈，医生！时间我有！”

“经济问题您也已经考虑过吗？”

“哈，医生！我有钱！”

“当然，还要考虑马裤^①问题。”一个女人插进来说，“维尔弗里特，我建议采取大腿与小腿以及腓与膝部综合吸脂法治疗。你准能从每条腿中吸出六升脂肪来！”从我听到的这几句话来判断，说话的人准是这位医生的夫人无疑。第一，她对维尔弗里特直呼其名；第二，她的长相就像多莉·布斯特。包括她的脸。甚至连嘴唇也是人工整修过的。她的眉毛伸向两侧，消失在发际。另外，她说

① 马裤：这里指大腿内侧的大量脂肪。

话也像多莉·布斯特。也许她就是那人！

我坐在候诊室的沙发里，不安地扭来扭去。天哪，我陷得真不浅了。我确实来到了一位整形外科大夫这儿！我，卡尔拉·施泰因，年近四十，已离婚，有四个孩子，有一个姐姐。

一方面，这有多尴尬！另一方面，这又挺好玩！偷听医生打算怎样给一位胖妇人吸脂减肥。我一想到“吸脂”这个词，不由得暗自窃笑起来。这不就是把人掏空嘛！这天下真是无奇不有！

我暗笑着从玻璃小桌上抓了一块果仁巧克力吃了起来。那里还有许多长条巧克力和太妃糖，都是专供候诊的女士们享用的。含着满嘴的巧克力，我随意翻开了多莉·布斯特走进诊疗室之前递给我的一份诊所简介。这是一本上了光的小册子。在一幅女人身体的照片旁——这不是模特儿娜迪亚·奥尔曼就是克劳迪亚·雪弗的照片（可惜头部已被剪去）——用硕大的蓝字写着：“肿胀部位局部麻醉，吸去多余脂肪，重塑优美体形。”照片上，奥尔曼或雪弗的体形真是棒极了。事情多简单呀！我又剥了一块杏仁糖。既然有如此简便的方法，那还要节什么食呀！只需把脂肪吸去就行了。就像用吸尘器吸去灰尘一样。

“我的女友说过，可能会留下凹陷呢。”隔壁房间里的那位女士打破了诊所里的寂静，人们因忙于工作而一声不吭。

“我们有能力采用最细的针头进行雕塑般的最精美的造型，尊敬的夫人。”维尔弗里特对那胖女人说。

“那么，痛吗？”那女士胆怯地问。

“我们先给您皮下注射一份食盐溶液，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它会自行液化，然后我们再连同脂肪细胞一起将它吸出。”

“噢，”那位女士说，“可是我不知道……”

可惜了，我暗自在想。她为什么会如此没有勇气、如此优柔寡断呢？

“我们也可按照您的要求让您处于半睡状态。”多莉说话了。

她的眉毛此时肯定已飞到发根下面去了。“不过,也有许多女病人愿意清醒地看着我们做手术。”

好啦好啦。我坐在小椅子上来回晃动着。

“噢,还是别看吧。”胖妇人小声拒绝。

“我们这儿有电视机、录像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一应俱全。”

啊呀,还真不赖呢,我想。那样,当一个人像青蛙一样被吹足了气时,还能看上一点儿弗里格或迈塞尔^①的节目,而且他们还会剥果仁巧克力糖给她吃。

“那么最终结果呢?”那女士又问,“手术后我是什么模样?”

“尽管采用肿胀部位局部麻醉术吸除多余脂肪也经常产生令人激动的结果,可是尊敬的夫人,在您身上当然不能指望您的肌体组织达到十八岁少女那样的张紧度。”

“那么蜂窝状组织会怎么样呢?因为我的女友说过,她做了手术后,身上的凹陷反而比以前多了。”

“那她准是找了一个江湖郎中吧。”维尔弗里特没好气地说。

“是的,她找的那位美容师,是她在中午的一档电视节目里看见的。”

“我不需要这样亮相,”维尔弗里特说,“我既不上电视,也不在杂志里做广告。”

“抽出来的脂肪您怎么处理?”那女士又问。

“瞧这儿!”维尔弗里特在壁橱里翻寻——我听到了瓶瓶罐罐碰撞的声响。“一公升半,一公升半,一公升半,一公升半,一公升,一公升,一公升,一公升。”维尔弗里特稍稍有些气急了。

我担心地伸长了脖子。可怜的维尔弗里特。他在那儿干吗?

“这些全都是他从同一名女患者身上吸出来的。”多莉·布斯特说,口气显得颇为得意。

^① 弗里格和迈塞尔是德国两位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不雅地透过门缝窥视。在这位美容大师身旁的桌上，果真放着装有浅黄色液体的六个小罐。

“哇！”穿着裤衩的胖女士惊叹一声，转过身去，把肥肥的屁股朝向了我。我脑子里飞快地在想，单是从她的右边的屁股上抽出的脂肪，维尔弗里特该用几个罐子来装呀。

“那您怎么处理这些脂肪呢？”那女士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

“如果您愿意，可以把它们带回家去留做纪念。”多莉像是在作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小儿子奥斯卡放在书包里骄傲地带来带去的那个小木盒。木盒上写着“乳齿”两个字。或许这位女士从此以后也想到东到西都随身带着用好几个罐子装着的她自己的脂肪不成？

我暗自笑着，又坐回了原处。应当说，这里发生的情形倒确实是挺有趣的。我放松了情绪，又抓了一块长条巧克力。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按日子算，也恰好是一年。那天，保罗递给我一份传真，说：“你瞧瞧，有人问，你是不是同你的发送者^①结了婚！这里说的是发送者。”

“让我看。”我从保罗手中夺过了传真。我的传真怎么总是被保罗先看到呀！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保罗，在生活中，任何事情他总是比我抢先一步。自从我们相互认识以来，都是如此。他是个男人嘛，理所当然要比我聪明、成熟、更有经验。

“十分可疑，”保罗说，“看来是有人想拒绝你了。”

“同发送者结过婚？真是胡扯。”我咕哝了一句。

小卡丁卡刚玩过橡皮泥，而男孩们已去了学校。通常，我这时

① 传真件上写的这个词是多义词，可指发送器、发射机、发射台、电台、电视台及（具体的某个）发送人等等。

候都坐在写字台前,为我每周一期的节目“终于独立”作准备。这是一档为离了婚的妇女们播出的介绍离婚妇女生活情况的电视节目,话题围绕着离婚二字,包括独自一人如何教育子女、生活费用问题、就业问题、事业前途问题、家政服务人员的中介问题等等,用谈话的形式,为离婚妇女提供某些建议与窍门。有趣的是,我们的观众中,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男性。收视率还在不断上升。这是一档好节目。我要做的事很多,但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然而保罗却觉得,我作为他这样一个著名指挥家的妻子却还在工作,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他要的是我成为“他身边的太太”。有时,他还会因为我的“影响力”比他大而生气。他领导着一支国际青年交响乐队和主持一档名为“留意文化”的电视节目。

保罗认为,一个女人,尤其是有了几个孩子的妇女,应该留在家里。他期望的是,我在家照料我们的三个孩子,晚上准备好热饭热菜,等着他演出结束回家。我曾经多次采用激将法,提出建议,让他留在孩子身边,并准备好热饭热菜等我。但保罗对这种玩笑话根本没有反应。

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地按他的话去做过,而且到最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而我俩之间近来就变得不怎么特别好说话了。

保罗责怪我,说我不再爱他了。

对他来说,“爱”就是呆在家里等他。我也责怪保罗说他不再爱我了。对我来说,“爱”就是生活和让对方也生活。当我的几位女友——顺便说明一下,这几位都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有充足的时间去打听一些与她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好意地对我说,保罗有好几次同交响乐队里的这个那个女孩子有关系,我听后就更加不想留在家里,准备好热饭热菜伺候他了。而我的节目“终于独立”,也越来越多地给我带来了乐趣。

我埋头仔细阅读那份传真。

“尊敬的施泰因夫人，”这封发自一家名为“发送者”的著名电视台的来信这样开头，“数年来，我一直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看您的节目‘终于独立’。在此，我想问的是，您是否已同您的电视台结了婚^①。如果没有，我很乐意给您提供一个机会，它或许能带您再次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经济方面，我可以给您提供很好的条件，愿意支付您目前所挣工资的四倍。这样的条件不知是否已能引起您的兴趣？”信末的落款是：

“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主编奥达·盖茜娜·玛尔察恩。

“这当然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喃喃自语。

“是吗？那你就更少有时间呆在家里陪孩子们了。”正在看报纸的保罗不乐意了。

保罗每天上午都在家。但他绝不因此而做些与孩子或家务有关的事。

“她可以付给我四倍的钱！”

“这我知道。”保罗板着脸咕哝道，仍然头也不抬地在看报。男人们大概都是这样，如果女人挣的钱比他们多，他们就受不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蠢事，你大概还不至于想去干吧。”

“为什么不呢？”

“要是你真的愿意同‘弗尔特·弗略尔特’节目主编这类一点水平都没的弱智者打交道，那么，咱俩的关系就到头了。”

啊呀，这话倒是说得干脆。保罗已经多次用“咱俩的关系到头了”之类的话来威胁过我。我决定，这次要认真对付这样的威胁了。

“为什么呢？”

“你同那些年轻人打交道并没有任何损失嘛。别去出洋相了。”

^① 这里的“结婚”谑指订有终身合同。

你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明年就满四十岁了。”

“你不也有三个孩子吗？你明年都五十岁了！”我回了他一句。

这当然完全是傻话，因为诸如此类的话对男人来说根本就“一钱不值”。

于是我俩就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地争了起来。保罗对我大吼大叫，说什么我不该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说什么自从我开始主持这档子可怕的离婚节目之后，我已完全成了一个不幸的“解放妇女”，还说他在自己的家里却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一样被对待，甚至连咖啡都非得自己动手从煮咖啡机里去倒，这样的处境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我则挖苦他说，当初他决定要结婚时，本该找一个家庭妇女。

保罗抱怨说，他以前是爱我的，认为我是个有吸引力的、生活乐观的女人；他希望自己能有个窝，有个家，有个家庭，按他现在所从事的艰苦职业而言，他有权得到这些。

我回敬他说，这一切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因为我从事的也是一份辛苦的工作。

保罗气呼呼地说，他可从来没有强迫我这样做。

我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我也没有强迫他干他的工作。还说，我挣的钱比他多，而且“还给穷人往面包上抹黄油”。

虽说我俩当天暂时和解了，但我却丝毫没能再摆脱这份由玛尔察恩夫人发来的传真，我的脑子里一直在仔细地考虑它提出的问题，甚至准备冒一冒我丈夫离我而去的危险。

“森塔，你在吗？！”

每当我心里有事时，总不免要喊森塔。森塔对于我，简直就像母亲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镶边衬衣站在厨房里，不是在刮土豆皮就是在切胡萝卜，一边还照看着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做功课、画图画或者玩橡皮泥，而且还有着极强的接受能力。森塔随时都

能倾听别人的话。她从来就是个适合在家里过日子的人——这一点正好与我相反,虽说我根本就没能及早离家出门。可是偏偏是我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而森塔却至今仍然独身,没有一个子女。

我这一叫,她随即应声而至,手里还拿着菜刀,答应道:“什么事呀,心肝妹妹?”

“你知道‘弗尔特·弗略尔特’吗?”

“一种长条牛轧糖吗?”

“一档电视节目!”

森塔在围裙上擦净了双手。“那不是什么很有水平的节目,以前倒曾经有一度挺好看,当时,那个名叫奥达·盖茜娜·玛尔察恩的女人自己当了好几年节目主持人,不过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后来她突然销声匿迹了,再也不出现在荧屏上。她倒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妩媚动人而有气质的女人。当时是所有男人崇拜的对象!保罗一定还记得她。在此之后,有好几个年轻的男人为‘弗尔特·弗略尔特’当过节目主持人。这些人都各有动人的特别的音调。”

“我却没有呀,”我说,“那么它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一档青年偶像节目,”森塔说,“在节目里亮相的全都是漂亮的年轻人。一边是单独一个人,中间隔着一堵壁,另一边是三个人。这边的一个与那边的三个互相都看不见,只能互相听。”

“那么他们是否年轻与漂亮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啦?”我问。

“怎么会呢!这些人的模样都很性感。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非常健谈,思维敏捷,应答如流,这边一个人问什么,那边三个人的回答马上就脱口而出,根本就不打一个顿,甚至都不假思索!而且三个人的回答都各有特色,没有哪个重复前一个人说过的话!仅这一点,就够刺激了。”

“那么这档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

“噢,可算是一档婚介节目吧!给单身者看的!到最后,他们

还坐‘弗尔特·弗略尔特’专机去旅游呢。”森塔笑了。

“去哪里？”

“噢，大概就在近郊吧。到了下一档节目时，他们就会讲述这次旅游的情况。有时，他们相互间开始恋爱，但有时并不恋爱。”

我呆呆地听着。“那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档节目呢？”

“这我就不了解了！不过，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母亲们送孩子上床的时间，八点钟不到一些吧。”

明白了。看来，“弗尔特·弗略尔特”大概也不是为当妈妈的人准备的。母亲们干吗要看这样的节目呢？

我皱起了眉头。“对这样一档节目，我可一点儿都不适合呀！”

“我看也是。”森塔说。

“保罗更是这样认为了。那她怎么偏偏找我呢？”

“你直接问她嘛。”森塔说。

适当地延迟了七分半钟之后，我走进了巴伐利亚大饭店的高档餐厅。应玛尔察恩夫人之邀，我已在这家饭店入住。我的“房间”是四楼的套房，包括两间各有一张双人床的极其宽敞的卧室、一个客厅、一个会议室、两个浴室和三个更衣室。就为了住这么一夜，这样的花费我觉得似乎有些过分了，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受宠若惊。玛尔察恩夫人还为我铺了红地毯！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按森塔的描述，我在餐厅里寻找五十四岁左右、相貌姣好而又保养得很好的女士。

她在那边坐着。果然是。天哪，一见面我就吃了一惊。

玛尔察恩夫人挺胖，且不说是肥胖吧。

这是一个颤动着的巨大的肉团，长着灰白的头发，罩在一件大得像双人帐篷的黑色外套里。她周身的肉在坐椅上分布得惊人的合理，而这张套了浅红色丝绒的椅子则在颤动。她友好地朝我笑